

商海弄潮

夜阑听雨

安南(四川)

雨夜至深仍无睡意，索性又点燃一支烟，临窗听起雨来。

暮春夜雨听来仍觉清凉，冷如余光中曾经听到的那乡愁缕缕的淋漓，亦如古风萧萧的渭城朝雨、巴山夜雨、天街小雨、落花风雨、丝丝杨柳丝丝雨……

雨是天生撩情物。从古至今不知撩开多少情怀，撩起多少风情。

如许听去，欲雨也无言以雨了。

平日里，只要天不倾盆，我是无需任何雨具便迎雨而去，沐雨而行的，总觉得滴滴雨珠都饱含湿叶润土的气息，仿佛惟其灌顶般人才会像花草一样，长出精神。

而风风雨雨，又常被人们用来慨叹曲折经历，甚至概括坎坷人生。我虽不爱遇事就说得风来雨去的，但遇雨而莫名自怜也并非不曾有过。记得有年夏日，我在街上突遇滂沱大雨，便就近躲在一棵梧桐树下观那街市雨景：

公交车满载蜂拥的焦急碾过清亮的路面，碾着自身的倒影如峡江渡轮穿过蒙蒙烟雨。

一朵红伞在面前一晃不见了，一朵绿伞在身后一闪也不见了。

空空蒙蒙。谁来渡我？

其实，纵被一些冷雨甚或苦雨淋过，而一旦回味往往心生暖意，甘从中来。

那年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与同事小赵提着摄像机到青城山拍片。沿着蜿蜒山道，我们一路选景一路拍摄。到老君阁时已近日暮。

老君阁转楼成塔，矗立于青城山最高峰，是青城道家专门供奉道教始祖老子的神圣殿宇。

当时薄雾渐起，原本还清晰可见的山林崖壁，片刻间就没了入浓雾之中。朦朦胧胧间，一切都像飘曳了起来、飞了起来。老君阁雾气缭绕，若隐若现，恍惚已入云霄。

眼前景物虚也好实也罢，我们只顾着拍，拍着拍着，雨点噼里啪啦地洒了下来。一时间周围烟雨茫茫，空无人影，丝丝寒意随之浸来。

雾雨渐渐密集。我俩只好将摄像机裹在衣内，冒雨疾步于青石曲径，乘上了下山的末班缆车。

临到山脚，雨疏雾淡。我们于是回转身去仰拍远景，推拉摇移间，青城诸峰云絮萦绕，分明就是飘逸灵动的天然水墨。

回来时天已黑了。顾不及周身湿透，急忙看片，但见幅幅画面都宛若人间仙境，似乎这才是青城之幽的真正显现。

如此神妙景象，实乃可遇不可求。尽管我们常去山中，但“烟雨青城”这下才被摄入镜头，同时也才发现：当身处寒雾冷雨时，人已飘然仙境。

指间烟缕散尽，窗外还在淅沥。何需淅沥，仅一珠滴嗒，酸涩浓浓的沉积风雨就可释释。

锦里诗苑

个色

四季的腮边，雨水的
荷尔蒙，集体向蝴蝶致意
这时的山川河流，花草鸟兽木，人与人
都像戏剧里跑龙套的，演花脸的，唱青衣的
纷纷使出绝活，他们谢幕时
华丽的转身，预示
一个人物
不同命运的亮相

当我们彼此登场献艺时
才发现，我才是生活里
真正的丑角

匝道

在生活的主路上
此刻，一个善举
提醒着我们改弦更张
是必由之路，有一条引我
驶入捷径，它铺陈着
万里阳光

在途中，我试着
与风绕路而行，慎之又慎
生怕太重的脚步
踩伤内心柔软的乡愁

我被命运的车辕紧紧套牢
时光的吆喝声中
熬念着感恩、豁达和宽容
多年了，我把苦和难当作口香去嚼
红绿灯下，一再提醒我
培植德行，心中培养着一只
高高飞翔的鹰

此时，我努力缩短
与远方的距离，再苦再累
从不说痛

若干年后

若干年后，如果沙漠无处不在
只要树还绿
悬浮空中的鸟
会将天空唱蓝

若干年后，我与时间
和啃着同一块骨头
美人剩下了骷髅
如果多皱的皮肤还在呼吸
血管里就奔涌着江河

若干年后，我们殊途同归
天堂门前不分先后
如果回忆还能勾起
一些欢悦
我们就快乐成一片云彩

古人临水而居，是生活；庄子钓鱼，是自由；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患得患失、勾心斗角。唯有钓鱼，自成一趣，无需拥戴，无需喝彩。得鱼时，得其乐；空手时，得其趣；自看见那片山水时，一切就消失在那浩淼烟波中。

前几天，我和万大哥来到郊外的渔场，专门挑难钓的方鱼来垂钓。我目不转睛盯着浮标，等着鱼咬饵，生怕漏过每一次机会。一会儿，万大哥接二连三起钩，不到半天工夫就已经收获满满。我和其他朋友没钓到，心急如焚。干脆换到旁边养着罗非鱼的鱼塘来钓，罗非鱼贪吃，容易钓些。

钓了一会，万大哥隔空喊话说：“小林，钓着鱼没？”我回答他说还没呢！抛了半个多小时，就是不见有鱼咬钩。这时节，因下钓时间较长，害怕鱼饵被水泡掉，着急一提竿，钓线乱缠在一起，真是乱七八糟，怎么也解不开。我气呼呼地到车上又拿一副钓竿，继续回来钓鱼，但不管怎么样，我的鱼饵从始至终，浮标都没动过，鱼就是不吃我的鱼饵，真是钓技不如人呀。不过我心里还有安慰，一起来的仲翔二哥也是没钓着鱼。渔塘边也有跟我一样的，有不少渔者，当看到别人的收获，真是“坐观钓鱼者，徒有羡鱼情”。

真是奇怪，去年参加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会员钓鱼活动时，也是在这里。那天用双钩钓鱼，刚一抛竿鱼就吃饵，一提竿两钩挂两条，钓到我自己都不想在这里钓鱼了，今天真是邪门。心里很不服气，和万大哥约好，第二天下午转战顺义董各庄，一位姓刘朋友的自家庄园继续钓鱼。

按照约好的时间到了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荷塘，只见荷塘里的荷花竞相开放，有的娇红、有的淡粉；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待放，仿佛无数个艳丽的小姑娘在绿毯上跳舞。河面上的一片片荷叶，好似一把把大伞舒展着。荷叶上滑动着无数颗露珠，像一颗颗调皮的小



钓鱼

林勤勤(北京)

星星，忽而悠然自得地打滚、忽而一眨眼猛然向水中一跳，顿时水面上泛起一圈圈鱼鳞般的波纹。迎面的风一吹，顿时一阵阵高叶的清香扑面而来。

我正陶醉在荷塘的美景之中，听到一起来的画花鸟大写意画家潘锡林跟刘庄主说：“我要采摘几个莲蓬可以吗？回去养着它来做‘模特’可以写生。”庄主说：“可以，我叫人给您采摘呀。”只见一个十三、四岁模样的男孩，在荷塘边采摘莲蓬。此情此景，让我联想到诗人白居易所作的《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荷花一直给我一种纯洁高尚的感觉，我想做人也应该像荷花那样“出於泥而不染”。

在荷塘旁边有个钓塘，塘水经过处理，很清澈。找个绿树成荫的地方坐下来，不慌不忙掏

出钓鱼具，按照万大哥指挥，事先弄二两白面和渔塘水搅拌均匀作为鱼饵，有时也用香炸素丸子作钓饵，也用过草莓，一切准备就绪。我把鱼钩抛得很远，看着浮标静悄悄地等鱼儿咬饵。突然，浮标下沉，我马上一拽，鱼儿就上岸，一看是一条小白条。今天拔得头筹，弄了个开竿鱼，心里挺高兴的。我又一次把竿抛了出去，这次只等一小会，鱼开始咬饵，猛一提竿又是一条小白条。我乘胜追击，接二连三钓上来七八条。

同样是钓鱼，有的是为了钓，有的是为了鱼，也有的是为了结果，有的还是为了过程。真是一样的钓鱼姿势，万般的精神寄托。人生如钓鱼，有躊躇的开始，不一定有预期的收获。偶然的机遇，也可能收获惊喜：有风、有雨、也还可能

谷雨花

崔向珍(山东)

人的花香、草香、泥土香。胆小的布谷鸟躲在浓密的枝叶间“布谷布谷”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灰色的身影忽然间出现，又迅疾地隐入层层叠叠的树丛里不见了。

冷清了一个冬天的田野被雪水雨水水浸透了，处处释放着无尽的生命气息。有伶俐的小燕子正斜了身子，欢快地掠过一望无际的麦田。麦苗儿已经鼓胀了青绿的苞穗，绿油油活泼泼地欣喜着。放羊的小孩子你追我赶，争抢着鲜嫩的野菜。嚼了一冬干草的羊儿们，贪婪地啃食着香气扑鼻的青草嫩芽。

母亲把独轮车斜倚在田埂上，我麻利地从柳条筐里跳下地，和周围的小伙伴一起，兴奋地在毛绒绒的草地上打滚儿。母亲和几个邻地的婶子大娘一边刨窝点种，一边拉呱儿。“清明蜀黍谷雨花，咱们得抓紧种完呢。”“种完谷雨花，该栽地瓜苗了。”“听她们都在说‘谷雨花’，我很是疑惑地看看四周，除了田埂上几朵金黄的野菜花，哪里还有花呢，脚下是黏湿的黄土，手里是黑乎乎的棉花种。

幸福的液体，不是擦出来的
肉体会不会生锈，昨夜新鲜的露水
未曾擦出铁的闪电……
这一天比一天高的喜悦
供我挥霍

风不擦拭，我孤独的弱点
仿佛一擦拭，我们倾斜的生活
在翻旧的辞典中，迅速变老
岁月擦拭的栈道
一片落花散落
“这擦拭不是季节的衰败，
而是生活本身的
蜕变”

致诗人

智慧的头颅，点亮了几盏灯
又熄了几盏灯，而浪漫主义的光芒
在人们情感脆弱部位舞动着匕首
有人在用词汇中生动的字眼割刺泪水

灯光与诗人这对好兄弟
躲在暗处，低调的活着
敲响的声音没有份量
他们沉默时，灯还亮

给诗人一点灯火吧
他就要点燃冷情的炉火
就要在夜晚寂静时发出威风

痛有时也会安静

路和影子都安静了
一盏灯，开始在肉体内私奔
雨滴，从我的领口
带走了一个人的关怀
还有碎银，也带走了
烫金的晚宴请柬

火种安静了，伤就沉默了
偏执的思想者，看到自己的痛
他只关注别人的泪
并不在意它悲伤躲在哪里

痛的妊娠期里
有长吁短叹的觉醒
剔除了杂念，安静的精神刑法
在消瘦，和失眠一起
喊出的痛，把关爱
还给水，泥土，还给凋谢的
鲜花和星辰，还给我罪行之外的
另一种惩罚

迫近

各路寒流悉数迫近
使我的房间，炉火通红
一只野雌赶来了
需要光亮，懂得温暖
是多么的重要

充满寒气的生活中
我一手挡住冬天的风，一手描摹
着往事里的春天

身体里冻不僵智慧
执意在大雪中穿行
同时穿行的，还有那群灰掠鸟
不停传递着防冻的预报

我习惯了所有与冰雪接触的部分
包括草木承担着的人世冷暖
耳边刮起的冷风
还有再多的酸楚和无奈
迫近得恰到好处
又不合适宜

欲言又止

雪凝固了山的逶迤
一个人的优秀
晃来晃去
欲言又止

蝴蝶文过是非的身形
在往事里左右逢缘。被粉饰过
的温饱，在腹中隐隐地发酵着
小小的幸福

那闪身而过，不意被察觉的
身姿，让世俗耿耿于怀
让吃惊的我把敬畏放低
低到泥土里

已近远远的树木，草叶
很多时候，陪着亲人们的镰刀
把谷子，玉米割成绝句
把高粱，大豆割成了
诗中的满江红

我没有花样繁多的自由

我没有花样繁多的自由
仅有的一枚叶子
被一片绿遮蔽就足够了

我在杜鹃花开放时
备下了一万匹月光
山坡上将冬天所下的债务
以赞美的形式偿还给春天
我智慧的盖头
裹紧爱的方向

我简单的面对生活
自由的光芒里
我用贫穷撬动黄金的重量
无序的经济里刮起的风暴中
白雪的碎银，不会为我的无动于衷
放下否决的手臂

即使是我在上跪下，父亲的自由
也在坟里，他一生经历的苦难
与我诀别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41 期

小说连载

大明·黄峨传②

小灯探花(四川)

翌日，聂氏身子好了很多，看着身旁乖巧的女儿，机灵的小眼珠，东张西望，时不时还舔着小嘴，不禁微微一笑。又看看守在一旁的黄珂，说道：“你一夜未合眼，快去休息吧，我没事了。”

黄珂摇摇头，应道：“不困，我心里美着呢。多谢夫人，为黄家添了千金。”

“鸣玉，女儿的名字可取好了？”

“夫人放心，前一阵子就想好了，昨晚又依女儿的根儿八字，好生核算了一番，大吉。”黄珂无比得意。

聂氏有些等不及了，急问：“快说来听听！”

“单名‘黄峨’，字秀眉。”黄珂娓娓道来：“愿她秀外慧中，日后举案齐眉。”峨”字，取自峨眉，愿她一生心胸广阔，气度非凡，如秀美之峨眉山。”

“嗯，好名字。”秀眉”，黄峨”，亦取最后一个字，即为“峨眉”。记得明永乐年间大学士解缙所作《文集》中有一首赞美峨眉山的诗歌，诗名就是《眉山天下秀》：“峨眉春月斗婵娟，雷砰夜响空中泉。江南客子喜空翠，路踏平羌江水边。归来梦寐绕岩壑，千花烂锦明帷幄。起来如在峨眉颠，画史新图为我作。陇西太白去不还，浣花堂草苍苔斑。西川风景世间少，令人长忆峨眉山！”聂氏点头赞许，“等峨儿能说会跑之时，择日前往峨眉山，一览其俊秀风貌。”

二人相视而笑，良久。商议值黄峨百日，宴请亲朋。

百日后，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真是天凉好个秋！黄府好生热闹，道贺声、笑声不断……

黄珂在朝为官，任按察使(唐朝初年仿汉刺史制设立，职责是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明初复原名)，为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的司法，为一省司法长官，掌一省刑名按劾，与布政使、都指挥使分掌一省民政、司法、军事，合称三司，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明中叶后开始成为巡抚的属官)。前来朝贺之人同僚、商贾皆有。他站立在大堂中央，聂氏在其右手旁，香儿怀抱着小黄峨。

人来得，黄家人笑脸相迎，忙得不亦乐乎。

“黄兄，文同携妻儿前来道贺！恭喜恭喜。”一身材高大，天庭饱满，举止萧萧肃肃，气质豪爽清逸之人拱手道贺。此人名席书，字文同，号元山，遂宁人。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生。明弘治元年中举，弘治三年中进士，授任山东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北)知县。正德中，历河南按察司金事、贵州提学副使、右副金都御史，巡抚湖广。其夫人王氏、子席和紧跟身后。

黄珂回礼：“文同贤弟今日能抽空前来，鸣玉倍感荣幸。”又看了看身后的席和，赞许：“贤侄都这么大了，还是十年前，亦是他百日宴时，见过。如今都是俊朗的少年了。”

席书点点头，感慨：“真是岁月不饶人，十年弹指一挥间。我都成了老头儿了。”

黄珂捧腹大笑，调侃道：“文同你真会说笑，我虚长你几岁，都没说自己老了，你倒是先说自己是老头，我岂不是老掉牙了。”

“谁说自己是老头了？介夫岂不是亦是老头！”一身材中等，温文尔雅、满腹经纶之人进院。

此人是杨廷和，字介夫，号石斋，生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成都府新都人，杨慎之父。历任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杨廷和年少成名，十二岁时乡试中举，十九岁时中进士，授翰林检讨。明孝宗时为皇太子朱厚照讲读。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拜东阁大学士，参典诰敕。刘瑾诛后拜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正德七年出任首辅。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崩后，杨廷和计除平虏伯江彬，立正德皇帝从弟朱厚熜(明世宗)继位。在朱厚熜未至京师时，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革除武宗朝弊政，受朝廷内外称赞，加左柱国。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因“大礼议”事件与世宗意不合，罢归故里。后被削职为民，卒于新都。明穆宗隆庆初复官，赠太保，谥号文忠。

大家都把目光转移到他身上，黄珂见杨廷和，有些惊喜：“介夫贤弟，您何时回四川的？您平素政务繁多，万万没想到今日您会回来。”

席书爽朗应道：“介夫兄，是我提及自己老亦。倒是您，和数年前变化不大。”

“哪有？大家和往昔皆无异！”杨廷和谦虚应答，又四下看了看，仿佛在找寻熟人。

“大家都到了！”一五官轮廓分明，有异域血统相貌之人扬声说。

黄珂猛一抬头，惊喜万分，笑迎道：“进之贤弟。就等你啦。我的好兄弟。”

“你终于来了！还以为您不过来呢。”杨廷和附言之。

此人叫张志淳，生于公元1457年，人如其名，志存高远，淳朴厚道，值得深交。字进之，号南园，云南保山隆阳人，世称张侍郎。成化二十年进士，正德中为南京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为官正直，因抵制宦官刘瑾等奸党弊弊乱政，刘瑾奸党在朝廷专权后遭报复诬陷被解职。后居家27年潜心著述，尤究意诗文、书、画，咸造名家。张志淳是明代云南最为著名的学者，其代表作《南园漫录》，是明代云南学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者。他与黄珂甚为交好，曾结拜兄弟，许诺互相照应、互相帮助。

众人齐聚，相继入座，爆竹声响，宴席开始。

上菜一胖师傅，手脚麻利，灵活自如。一边上菜，一边报着菜名：“麦加牛肉、豆瓣鲫鱼、鱼香茄子、榨菜、香酥鸡、卓筒鸡、芥菜春卷……大家一定要品尝这卓筒鸡，鸡为我们西眉镇土鸡，经过大菜特有的天然盐卤洗泡，再加上几十种香料熏制，后入土瓦罐，用火煨之，其肉之细嫩、味之鲜美、香之四溢，绝对让您回味无穷。”

众人听后，口水欲滴，纷纷欲食之。